

无 题

◎ 周叶玲

南方的冬天，像直接从夏季一跃而至，连同天气也如它一般的脾性，喜爱变幻而少有预示。在屋里看见了两日好的阳光，心里想：好的时光便是这个样子了。待到第三日，收拾净，起身出门，却才瞥见窗外阴雨。只得关上门，被赶回屋内。明明是几日积累下来的好情绪，在准备出行的仪式感中早已生得越发隆重，而，便在此刻娇羞地像是一个刚出师的小丑，来不及胡诌卖弄，便匆忙退场离去。

雨里、雾里，弥散着常日寻见的树丛的轮廓，假若要是有点青埂峰下那顽石的一点儿痴意，不妨感想以为到了蓬莱之境。看得再仔细些，再转向远处，几座横在江面的大桥，比往日更显威仪，像是冲进了云霄；往来若隐若现的车辆，偶的一阵笛响，猛地把人从那太虚幻境之中拽了回来。独坐在家里，没能远行。依着江水眺去，更远些，是连绵着的不知名的山峦——尚且只是把它们称作“山峦”，尽管连绵、起伏，但因为曾经见过“群山”的容颜，所以两者的概念不能在心里



原来焰烈的橘红色勒杜鹃花，在这日的雾里褪去华服，露出粉色。国画讲究写意，且把画

混淆。



因为年月，找不回旧时的照片，只好依着记忆里的模样，涂画几笔，便当成屋后的那簇菖蒲。

曾经流连的地方，也是云雾缭绕的世界，但需要早起的人心去迎接。假使到了正午，就算是眼下南方的日照，也会鲁莽地蒸干彼样的仙境，从而消失藏匿起来。

曾经在静候的时光里，也是下着雨，但不如这里的安静、细腻，却也不浓烈，辨识出雨打芭蕉的强度，也就清楚了它的来去。

山里的夜尤其来得早，即便是在昼长的夏季。晚饭后，不忙地在庭院里稍作休适，人心便倦了，可能是贪恋了它许久的美色与好处，所以容易疲累。只因为听人曾说起过，山里的夜也自然有趣，所以早些睡下也不觉着遗憾。

老屋的后面是一处不高的斜坡，坡上边是田垄，斜面上扒着几株芭蕉、一棵李树，坡脚下是一围浅水，环绕着屋子的后沿，泥土、青草、花和大大小小的山

石夹杂着，挨着那边角的菖蒲长了一处。菖蒲是屋子主人刻意种的，但却是少去搭理，只由着它们一起胡长，却也好看，至于当中的心意也就只有屋子的主人自己才懂得。菖蒲的叶脉笔直，叶片显着绿色的光泽，小孩们喜欢折下一块叶角，凑近鼻子闻味儿，在古时候，也有些雅士贪恋拿它作香料佩于腰间。若要是多住些时日，无聊了，自然就容易留意到，那几扇房门旁边挂着的干枯了的、细长细长的草本，便是菖蒲。逢着端午，这里的人们便把它与艾一同捆着，挂在屋檐之下，既是传统，也是为着避邪驱虫的意思。

几十米开外的灯光，在三两闲语中已经被渐次撵熄，待起身走向屋内，才忽然觉到正在被一股巨大而虔诚的力量拥入。山里的夜色，漆黑、浓厚，却纯净得透明。偶尔传来的山鸟的啼叫声，可爱、生气，如同是在晚安告别白日里一同玩耍的伙伴，让人可以无牵挂地睡去。然后，周围人迹往来的捣鼓声也渐渐没了弄响。开始可以听见山里风的声音了，轻轻地、一阵一阵，温柔、干净，没有城市里热岛效应的呢喃、黏腻。夜，再深一些的时候，便听到了星星眨眼、揉眼的动静，不止，好像还有它们如风吹银铃时发出的咯咯的笑声……

滴。滴。滴答，滴答。“是下雨了！”躺在床榻上，懒懒地，仍旧闭着眼睛，缓缓地，深吸一口气，屋内空气混合着泥土的味道，鼻尖触到略微沁凉的湿意，“下雨了！”是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！雨坠在地面、落在瓦沿上、渗入泥里，顺着菖蒲剑形的叶片流下，直至浸润它的根部，小心地划过坡面几块凸起的岩石。山风送着水汽从窗栏的缝隙间透进屋内，因为早前听人打趣说，“山里时常会有夜雨”，所以虽然好玩也不敢多打开，只一心防着。

光着脚，偷摸着走下床来，怕一点儿动静也会搅碎了这山里素来的安静。窗是用油纸糊的，半透明，往外再推开些，便瞧见了屋后的芭蕉、李子树和泥缝塞着的岩石。夜里此刻更是风凉，即便再贪恋夜雨的好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心里不由感到十分庆幸，住下了屋子靠后的房间，最小是它、最无用是它，但又藏着许多时光里的宝藏。朱红色的漆木、四方的木箱子，还有在各箱脚处镶着金色的铜薄片，上面刻着云纹和龙凤的图案。眼看着，不经觉竟已经是二十年的光景。恰好应了“独坐窗前听风雨，雨打芭蕉声声泣”的诗句，不去学李清照试问惊鸿故人遥去，无泣犹诉，反倒觉得这雨来得奇妙！正寻思着，雨就停了，难怪山里的人说它有趣，来去也不惊扰人心，只跟这些屋子外面的青草荣木打趣便走。

那夜睡得安稳，第二日早早就起了。云里、雾里，山人成了仙人，林间的小路成了通向仙境的幽径。如传统的水墨画一般点染，清白、严肃，但又远胜过画，

胜在此处有群山的轻容、细水的叮咛、雀鸟的和歌，到田边走一圈，冰凉的晨露便润湿了裸露的皮肤。我是客人，擦干了衣裤，收拾净，还是要走的。只许留下这巨大的美色和好处。

回到城里。

一阵冬日的冷风吹过，不禁打了个寒颤，也不知是过了多久，只恍惚觉得冷。城，还在雨里、雾里，那街道两边的乔木、公园南侧的江水、蹲在江面的跨桥、更远处不知名姓的山，组在一起也像一副画，不过是水彩，正等待着新的颜色和笔法，一层一层耐心地覆盖，逐渐浮出它们的形状，开始有了识别度。要是此刻阳光再来一次，它们就会精神矍铄，骄傲、稚气地现在你我的面前。人的心里面有了对温暖的想念，相信冬日的阳光还是会来，既然习惯南方天气多变的脾性，眼里也就看见了光的照耀和热度。